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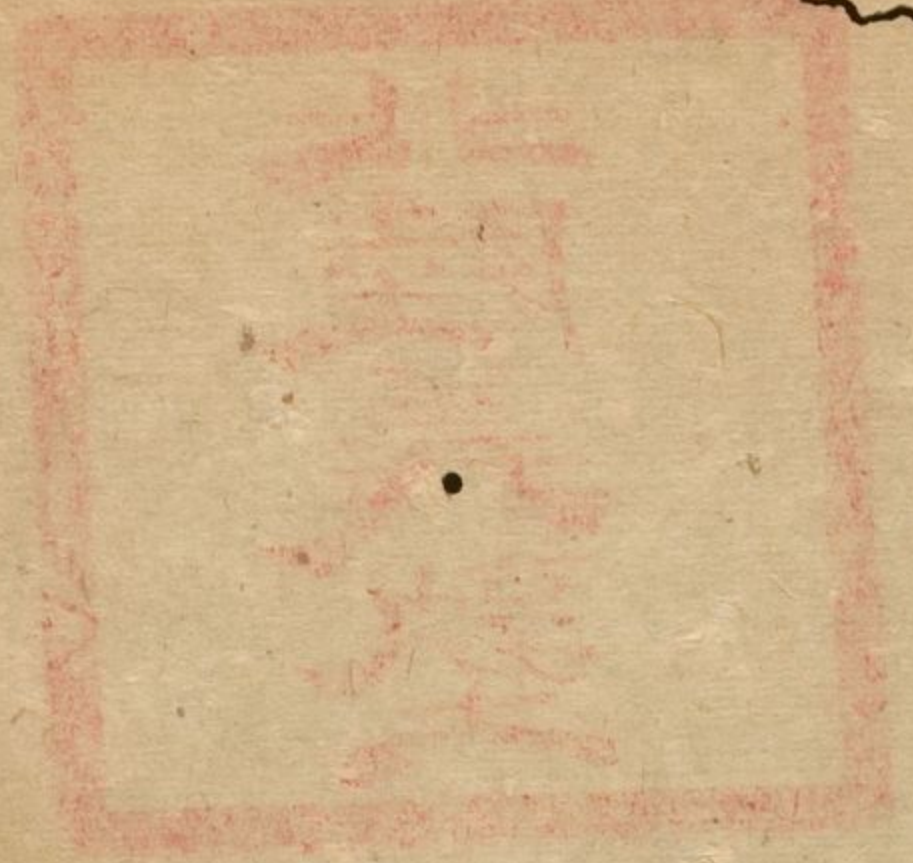
T1307/8225

5

CHINESE AND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5 1962

110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陸義卷之四

書四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巳卯

上彭幸菴 壬午

寄楊邃菴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疊菴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復童克剛

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冢宰

丁亥

與霍兀厓宮端

丁亥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與顧惟賢書

與許台仲書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二

三

四

五

與當道書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四

同里後學俞 璘重編

書四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
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
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
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

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
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
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
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
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
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
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
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
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

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
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
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
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
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
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
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
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
率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

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入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與之爭鬪此自諸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於此蓋瘡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

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
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
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
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
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
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
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
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
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

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
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
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
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
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

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
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
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
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
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
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
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
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出此言之殆甚有

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
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
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
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
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
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
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擗
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

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 朝旣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隊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定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
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
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
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
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
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
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
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

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
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
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
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
二莖變化成白日光僅盈八聲聞函丈之外又常
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以殆其效也而相知者

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
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
間視聽八達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
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
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
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
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
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

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
問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
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
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
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
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
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
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
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
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
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
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
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
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
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

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

决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辯問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十一
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
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
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
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
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
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
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
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
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
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
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
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與
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尖笑曾謂吾兄而亦有
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
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
理旣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

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
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
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
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
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
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
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隆人者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
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
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
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
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
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

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

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

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

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

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
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
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
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
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
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
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
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
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

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
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
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
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
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
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
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
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
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

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徇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專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

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
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
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
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旣還却殊
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
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
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

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
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
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
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
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
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
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
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
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

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
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
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
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
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
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
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待生而
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
俗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

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
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
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
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
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
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
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
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
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

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

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反道處入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徃徃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

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

若

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不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

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徃復

一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

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

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
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
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
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
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
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
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者以不若

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
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
序論之哉人歸遠劇極滌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
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
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賤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

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

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
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
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
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
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
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
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
明謂之嘗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
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
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
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
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
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
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柳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
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

在日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
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
旣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
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
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
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
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
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卽張皇
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

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
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
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
舉勢亦未易克就旣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
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
遙聞 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
郴桂然 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
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
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閔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騫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媮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奴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

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齊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

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之後逮事 先朝亦旣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
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
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
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
哉伏惟執事才德勲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
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
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
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

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繆承推
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疎外不一以其情爲
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
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
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
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
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

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
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之下者矣
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
制行庶亦無媿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
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
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
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
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
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真人也所謂名世之大

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
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
之門墻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
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
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
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
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
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
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

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

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旣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

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
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
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
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
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
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
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
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
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
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
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
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
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
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
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
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

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

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菲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
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
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
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
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
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
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

若此廼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
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踈之才口耳講
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
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
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
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
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旣審矣 聖天子方
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
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

王陽明先生全集
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
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
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
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
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
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
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
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
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
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
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
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
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
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
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壘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
申欵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
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
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怍舍親宋孔
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
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
薄外和中妬狗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
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
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

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
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
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
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
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旣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
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
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
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
僕見執事之書旣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

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
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
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
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
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
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
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卽欲爲之一洗自

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
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
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
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
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
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
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

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
適陳子文往草草布間闊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
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卽
未免墮惰諸公旣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
六月暑病然兩日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

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
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
自訟而已聞有鼓枻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
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
所及惜其零落旣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
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
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

特達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
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
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
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
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
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入

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
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
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
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
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
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
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
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

向處山林未嘗知有 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
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
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
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
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
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嗇
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
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
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

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
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
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
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
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
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
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
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譎譎屑屑求白
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

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
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
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
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
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
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
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

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
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
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
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
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廼有齒及不肖者則
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
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
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
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

狂踈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述策以

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

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

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久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旣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徃徃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千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

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
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
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
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
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
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
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

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
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
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
兀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
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
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群僚百
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
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
平貼姑待翼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

恭之誠聞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
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
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
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
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
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
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

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
事若之患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
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
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
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
耳悚懼悚懼思出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
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
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
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
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癩疾不復可
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
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
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
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
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
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
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

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
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
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
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
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
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
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

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
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
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
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
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
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
受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
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

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
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
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旣當事且須持之以鎮
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
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克養有素
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
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
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

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
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
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
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
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
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
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

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救焚
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
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
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
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
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憇然乎身在
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
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
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

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
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
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
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 何
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
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
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

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幹旋之大抵讒邪不
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
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
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
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
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
不敢奉復旣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三
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
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
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
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爲之
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
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
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
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
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

痰嗽潮熱日益疴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
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
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
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
力圖報尚有蒔也

答潘直鄉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
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
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

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
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寧藩之役
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
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
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
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恤其
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
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如何而可
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
入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
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
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
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
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
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
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

允尤爲萬幸舟次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踈遙聞
執事養高歸郴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
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
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
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
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
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

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
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止還兼有計處地
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
冀照亮不具

與顧惟賢書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
亦善乎顧泐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
撒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
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

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盲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月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

草復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

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二

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捨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

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

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
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
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
生歿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
道自重不宣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三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
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
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

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
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
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
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
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
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
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
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不敢顯言於朝然
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

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

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四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

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徃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旣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徃返需遲之間謀慮旣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關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

掣肘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

火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

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五

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而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

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

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戮地

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
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
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
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凡
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
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
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

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
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
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
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
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
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
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
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
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

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竟殘忌刻世
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
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疴僅存餘
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
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
人情渙散洶洶震撼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
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
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
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

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
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
得以興疾還越歿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
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
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